



迷失方向的舵手
～評趙鏞基博士第四度空間～
吳恩溥、王國顯

目 錄

迷失方向的舵手（代序）	吳恩溥
末世信徒要堅守信仰四原則	吳恩溥
是基督，不是第四度空間	王國顯
評趙鏞基博士的「第四度空間」	吳恩溥

迷失方向的舵手（代序）

吳恩溥

近年來，在台灣，在東南亞，有許多牧師嚮往韓國教會大復興，特別是趙鏞基博士的教會，怎樣從貧民區的小教會，忽然間有如三斗麵裏加入了酵，大發特發，人數自少至多，十萬二十萬五十萬；收入以百萬美元以上計。因此大家由希奇而羨慕，存着「朝聖」的心情到韓國考察，或私人，或組團，爭到韓國「取經」，希望回來可以復興教會。

這種心態是可以了解的。那個牧師不希望教會大復興；人數加多，奉獻加增，能夠有更大的成就，更輝煌的成績單，向主交賬。

就是教會也爭相邀請趙鏞基博士前來主領大型佈道會。趙氏沒有空，他的同工，跟他沾得上關係的，甚至只要韓國來的，大家都另目相看。正是「遠來的和尚好唸經」，韓國教會已成爲教會復興的模式。

其實韓國教會多年來就給我們極大的沖擊，我們早就聽過韓國信徒樂意什一奉獻，每個人有「一領一」領人歸主的心志。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漢城某教會就有三萬餘人聚會。有一位牧師到那裏講道，回來報告，他說韓國信徒渴慕真道的心叫人深受感動。他們聽道不是半小時一小時，而是二小時三小時，不厭不倦。半夜就起身守晨更，迫切祈禱。他們那種渴慕追求的心，叫我們這些外地前往講道的牧師也深嘆不如。韓國教會在這種情況、這種美好的根基上面，若不復興才是奇怪。

可是經過了二三十年，東南亞教會接受了韓國教會復興模式的教導，教會復興了沒有？

近來我有機會到台灣來，曾與幾位教會領袖談過台灣教會的現況，綜合他們所報導的：第一、台灣教會的數字，在城市裏面有少數增加。第二、台灣信徒，在數字方面，城市有增加，鄉村卻減少，有的鄉村教會甚至近乎荒涼。這因爲許多鄉村信徒爲着更好的生活條件移居城市，特別是台北市；因此鄉村教會受了大影響。而這些移居城市的信徒，他們就地加入城市教會。城市教會特別是那些大教會，接受這批「移民信徒」，在數字上便明顯地增多。教會名冊新增數字，「移民信徒」可能比「初信信徒」更多。因此看城市教會人數加多，叫人高興，但台灣全省可能沒有增多，反而減少。

這些反映，我認爲可信度頗高。前年一位旅美學者聽見台灣教會復興，十分高興，回來一看，他的草根教會信徒散失，已到荒涼地步，他十分悲傷。原來所謂復興，只不過是大城市教會，鄉村教會卻是退步。

我曾觀察若干國家的教會，當政治經濟發生動盪時，大家紛紛移居大城市，大城市的教會接受了這批「移民信徒」，突然人數加增了，收入加增了，造成了復興的假象，叫人高興。

倘若從台灣全省着眼，如果教會沒有實質的復興，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這幾年來韓國教會帶給台灣教會的是什麼？

前面已經提過，韓國教會向來有好的根基，好的栽培帶領，信徒有渴慕真道的心，熱心聚會，虛心聽道，樂意奉獻，引人歸主，他們根扎得好也扎得深，生命成熟，時候到了結出復興的果子，這是生命必然的流露。

反觀我們的教會，沒有好的根基，平時沒有好的栽培帶領，一旦聽見韓國教會大復興，便想「有樣學樣」，希望帶進大復興，這種「不齊其本」，「偃苗助長」的心態和方式，表面上看來一時熱鬧得多，但沒有深根，怎能結出纍纍的佳果？

我不否認韓國教會復興模式，會帶給我們深遠的影響，就如更多的祈禱啦，甚至是禁食祈禱啦，更熱心聚會啦，更多的事奉啦，更無私的奉獻啦，但這些一應該作為教會正常的操練和帶領，叫信徒深深扎根，不應該「急功近利」，想利用這些來換取教會的復興。「偃苗助長」總不是辦法。

近來有人十分沉痛地告訴我，一貫道（道教的一宗）開放以後，從二年前的二百萬信徒，到現在已有四百萬信徒。反觀我們的信徒，二年前大約三十萬人，到現在仍然在這個數字中間徘徊。復興究竟在那裏？這話應該叫我們深深反省。

前面我已說過，近年韓國最突出的人才，首推趙鏞基博士，他成為眾人追求與學習的焦點。趙氏能言善講，又能神醫治病；一面大講信心，一面大搞世俗的手段；一面講屬靈，一面利用近乎詭詐的方法去營建他的教會。從他的大著「第四度空間」，你可以十分容易看出來，他是兩面人，又屬靈又屬世。如果你肯根據聖經上帝的話語作為尺度去衡量，你會不寒而慄：難道這是今日一位講信心的大佈道家的行徑嗎？難道這是上帝在這時代所興起的器皿嗎？

倘若信心需要世界的手段去完成，倘若屬靈的工作需要用詭詐的方法去營建，這種信心，這種屬靈，與世界有何分別，上帝的能力在那裏？基督徒的品德倫理在那裏？

世人總是以成敗論英雄，只要有錢，不管來路如何（笑貧不笑娼）；只要有勢，英雄不問出身。今天教會裏我們也可以看見這可悲可鄙的現象，趙鏞基不但自己這樣做，他還教導人這樣做。在今天教會裏，趙鏞基已被視為成功人物，叫很多很多教會領袖向他俯伏，向他看齊，其實他像一個迷失方向的舵手，把跟從他的人帶到遠離真道，越飄越遠的地方去。（一九九〇）

山胞祈禱院第60屆禁食禱告會特辦神醫復興會



你看過摸衣服、丟手帕所有雜病及癌症當場得醫治嗎？
（上帝藉保羅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從保羅身上拿手巾或圍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惡鬼也出去了。）
（使徒行傳十九章11-12節）

有看過禿頭當場長髮嗎？請你看！
（因為上帝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乎權能）
（哥林多前書四章20）

胃痛、胃腸炎、心臟病、婦女病、喝洪牧師所說的山胞祈禱院山水，當場看到被醫治，你相信嗎？聖徒們一起來吧！

地點：①山胞祈禱院（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一〇號，花蓮新城站下車）
時間：一九九〇年六月廿五-廿八日

②桃園迦密山教會
電話：〇三八一六一二二七九
時間：六月廿八-廿九日
電話：〇三一二六九九四四四
陳春年牧師

③板橋市加路山教會
時間：六月三十日
電話：〇二二七五三一九一
林國樑牧師

請邀特
領主師牧標京洪

這是山胞祈禱院刊出的神醫廣告

你看了有什麼感覺？摸衣服，丟手帕，所有雜病及癌症便當場得醫治；先須當場長頭髮；胃痛、胃腸炎、心臟病、婦女病，喝聖水就當場得醫治。這是否巫術，術士，道士在變把戲。基督教在他們手中慢慢變成道教，牧師慢慢變成巫師，禮拜堂慢慢變成海公廟。這正是「國之將亡，必有妖孽」，當末世的時候，邪魔妖怪，傾囊而出，我們必須小心防備。

末世信徒要堅守信仰四原則

吳恩溥

(一) 唯獨基督，高舉基督，防備撒但的滲透和迷惑

當主耶穌把教會的奧秘告訴門徒時，接著祂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太十六 18）

在這裏主指示祂的門徒兩件事，第一，祂的教會要建造在這磐石上。磐石是什麼？天主教指磐石是彼得。根據聖經的教訓，我們不能接受這說法。彼得不是磐石，他只是一塊石頭，一塊建立教會的石頭，正像你是一塊石頭，我也是一塊石頭，每一個蒙恩重生得救的神的兒女，都是一塊建造教會的石頭（彼前二 5），我們獻上自己，被建造被配搭成爲靈宮。彼得不是磐石，我不是，你也不是；磐石乃是主耶穌自己：祂是永生神的兒子，祂是全能的主，祂才有資格作建立教會的大磐石（賽卅二 2）；祂曾爲我們擘開身體，流出生命泉（出十七 6）；只有祂才是我們的大磐石，穩固的根基（林前三 11）。

唯有基督，是磐石建立的根基，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所在，是我們所本，所信，所望；除祂以外我們別無所歸。（徒四 12）

第二，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祂；權柄原文作「門」。陰間的門闖出來第一道勢力是「死亡」。自從五旬節教會建立以還，陰間不住闖出「死亡的權勢」來威脅教會，迫害教會。它威嚇使徒（徒四 21，五 17-18），用石頭打死司提反（徒七 58），從耶路撒冷到大馬色，要把信徒捆綁定罪（徒九 2）。可是信徒不怕死，他們像沒藥越壓越香，像皮球越打跳得越高，他們面對死亡，笑傲著說：我像一粒麥子、獅子的牙把我磨成細粉，作成餅，烤好了獻給上帝。他們視死如歸，一點不害怕。

陰間的門再闖出第二道勢力是「僞冒」，「滲透」，「混亂」。

主耶穌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般」（路十 18）。保羅說：「……因爲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林後十一 14）。使徒約翰說：

「……因爲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它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約壹四 1-3）

你會否聽過主耶穌的警告：「天國的仇敵趁著主人睡著時，把稗子撒在麥田裏」（太十三 24-25）。

保羅流淚警告以弗所的長老們：「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羣。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徒廿 29-30）。

使徒彼得也提出警告：「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將來有許多人隨從他們邪淫的行爲，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彼後二 1-2）。

這敵基督的靈進來，它的目的乃是偷竊，殺害，毀壞（約十 10）。在這末後的日子，撒但知道它的日子無多，它正氣忿忿的下到我們這裏，加緊它的工作（啓十二 12），因此神的兒女們，要加倍警醒防備撒但的作爲。要站穩在基督的真道

上，只有主的話才是真理，一切花言巧語，似是而非的話，必須慎思明辨，以免陷人撒但的迷惑裏。

（二）憑信心不憑眼見

今日是不信的時代（太十七 17）。世人不信，神的兒女也不信，他們正像多馬走的是懷疑主義的道理。他們被唯物思想所污染，侈談「大膽懷疑」，沒有眼見就不肯相信，他們根據「眼見」（實驗）作為判斷事物的標準。

當主耶穌在該撒利亞腓立比預言祂將被殺，第三日復活（太十六 21），門徒聽了，莫明其妙。當主耶穌復活那日，婦女看見了（太廿八 1-8），彼得約翰看見了（約廿 1-10），以馬忤斯路上兩門徒看見了（路廿四 13-31），那天晚上十個門徒看見了（約廿 19-24），雖然證據確鑿，見證有如雲彩圍著他們，可是多馬仍不肯信：

「我非看見祂手上的釘痕，用指尖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祂的肋旁，我總不信。」（約廿 25）

多馬十分清楚表態，他信仰的基礎不在信心，而在「眼見」與「指頭」。多馬的信仰只在肉體的「視覺」和「觸覺」上面，他信仰的層次何其膚淺。多馬跟主三年來，他也曾奉派出去工作，他會講道，會趕鬼，醫治疾病（太十 1），從表面看，他是天國英雄，豈知他信心的功課，只不過是小學階段。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林後五 7）

這是神兒女行事為人的原則，憑信心不憑眼見。

當主耶穌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時，大家就起鬨要強迫耶穌為王，還到處追蹤尋找耶穌（約六 15-24）。為什麼他們這麼火熱擁戴耶穌？五餅二魚的神跡太大了，耶穌所行的比摩西還偉大。等到主耶穌給他們講說生命的糧，一個是肉體的層次，一個是屬靈的層次，他們搖搖頭一個一個走了（約六 60-61），昨日擁戴，今日厭棄，轉變得多麼利害。原來他們所追求的只是眼見 -- 肉體的層次。

今天多少人也是如此。某處有神醫，大家便爭先恐後，希望疾病得醫治。某處有神跡，大家就一窩蜂趨之若鶩，也不慎思明辨，究竟那神跡的背後是出於聖靈，還是出於邪靈？大家憑著眼見，認為他們所行的超出常人，一定神明化身，因此儘量把他神化。他們故意忘記，摩西能行神跡，埃及的術士一樣能行神跡。趙鏞基在他的「第四度空間」說過幾句話：「韓國人有許多人潛習瑜珈，用瑜珈打坐治病。又有許多人參加日本創價學會（佛教的一宗）的聚會，治好了胃潰瘍，聾、啞和瞎眼。因此我們基督徒，尤其是五旬節派的基督徒，在解釋這些事件上確實很困難。你們不能只說這是魔鬼的作為，就擺脫個乾淨。如果鬼都做得了這些事，耶穌基督的教會難道不能做得更多？」（見該書第 27 頁）這話實在夠刺激，叫多少教牧追求神醫，追求行神跡，想跟和尚、術士、巫師們彼此爭雄。和尚能，我們也能；術士、巫師能，我也能。記得中國內地許多大小鄉村，小小廟宇設有小小神壇，乩童專門給鄉人問事求醫。我不知道教會的牧師們將來是不是也要學習一套神醫，以便跟乩童們爭一日之短長。歷史告訴我們，黃巾之亂以及五斗米教，他們的教主先從醫病開始，叫病人入靜室，認罪悔改，然後畫符喝符水，叫病得醫癒，十分靈驗。跟從者眾，乃至日後造反。當我想到牧師們要跟乩童一樣每日以醫病為事，那時牧

師們在世人目中，淪為一羣江湖術士，真是毛骨悚然。也因此我深深了解主耶穌為什麼逃避病人的跟踪；祂說：我到世間乃是為傳道不是為醫病（可一 38）。今天這些神醫大師，口講耶穌，所行的卻與耶穌背道而馳，怎不叫人寒心。

最可憐的是今天的基督徒們，他們喜歡神跡，追求神醫，他們尋求肉體，只憑眼見，走迷路而忘返，入魔障而不覺。太可怕了！

（三）見證重於工作

廿世紀是一個注重廣告的時代。老闆們總得把每樣貨品作誇大的宣傳，一方面盡力包裝，盡情美化。想不到屬靈的工作也中了時代的毒，朝這方向走。多少牧師付錢買個「廉價博士」。多少好心人辦個特種學校，粗製濫造，一年半載送你個學位。多少人站在講台上，美其名叫作見證，在他口中「鹹魚再生」，無中生有。這些人自我解嘲，說我們「誇大」是為著工作，「作假」是為著上帝的榮耀。他們不知道「上帝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出卅四 7），他們玷污聖工，怎能逃罪呢？

我們要記得見證比工作更重要。一切的生活和工作必須見證主的榮耀，真實和偉大。倘若人只注重工作，不惜用草木禾稈把工作炒熱，為工作建立巴別塔，他可以盜名欺世於一時，但在審判台前，他們將受刑罰。主耶穌審判眾僕人時，祂稱讚那些好僕人說：「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太廿五 21）。在這裏良善比忠心更被主稱賞。良善的品格、無虧的生活，比勤奮的工作，忠心的事奉，更為主肯定。當我們想到當審判的日子，多少工作不過是草木禾稈，受不起審判的烈火，只有那高舉基督，隱藏自己，金銀寶石，才能夠獲得永遠的榮耀，怎不恐懼戰兢！

你還記得數年前，電視牧師的醜聞吧？先是最老牌最有名的羅柏士（Oral Roberts），為著要維持他的工作，需要四百五十萬美元，竟公開說謊，說他跟上帝談判，倘若三月底前，籌不到這筆錢，上帝就要取他的命。他呼籲大家快些捐款救他的老命。這話稍有思想的人，都會看出他的虛假。

史超域（Jimmy Swaggart），是一位能講能唱能彈能哭的佈道家，當他最紅的時候，用五種語言，每週在一百四十個國家廣播，誇稱全球有三分之一人口聽他講道。等他出入妓院的消息洩露出來，福音的工作所受的破壞，真是無法計算。

還有貝克（Jim Baker），他主持「讚美主 PTL」的電視節目，他的工作深入了一千二百萬個家庭，有人稱讚他是福音節目的華路狄士尼。可是當他誘姦的醜聞東窗事發，接著以貪污罪名坐牢，給全世界教會的影響多麼深鉅。

這些人只注重工作，不注重見證，他們正像建造在沙灘上面的房子，經不起風吹雨打。讓我們學習凡事只討主的喜悅。切莫不擇手段，追求數字，以至須知。偽造數字，偏離正道，自掘陷阱。

（四）理性與感性並重

上帝造人，賦予我們理性和感性。有理性，凡事經過大腦，用心考慮，慎思明辨，然後決定行止。有感性就有熱情，有衝勁，說做就做，不計成敗。理性有如骨架，骨架強硬身體才硬朗。感性有如肌肉，肌肉豐滿，身體才福相。但必須骨肉配

合平衡，否則有骨無肉，週身骨頭，叫人望而生畏。週身是肉，有如肉蒲團，也叫人看了反胃。理性與感性也是如此。一個人凡事講理，忽略情感，一定性情冷酷，叫人不敢就近。若凡事憑情感，忽略理性，一定容易情緒化，有如脫韁的馬。因此神兒女必須理性與感性平衡，不可兩極化。並且學習彼此接納，互相尊重。

一個注重理性的人，他認為惟上主是至尊，凡到祂面前來的人，必須肅敬靜默（哈二 20）。他禱告不敢信口開河（傳五 1-2），要靜默等候聖靈的教導（羅八 26-27），他到主面前，總學習馬利亞靜坐諦聽（路十 39）。他唱詩注意用靈唱用悟性唱（林前十四 15）。當你參加一個注重理性者的聚會時，你可以看見他們虔誠敬畏，肅敬靜默，靜聽上帝怎樣藉著祂的僕人把信息釋放出來，每個人如沐春風，如飫肥甘，心靈得到滿足。在聚會中看見神的同在。

可是如果叫一個感性化的人坐在那邊，他一定感覺到很沉悶，很單調，週身不舒服，想打盹睡覺。一次再次，他會感覺到味同嚼蠟，提不起興趣。

倘若他到那些注重感性的聚會，一進門看見他們跪在地上，大聲祈禱，高聲歌唱，又叫又嚷，有的甚且流淚哭號，整個聚會真是亂哄哄，熱騰騰，他急忙投入，跟著他們大聲叫，高聲喊，經過半點鐘、一點鐘的叫喊，他們情感發泄了，覺得很舒服，很痛快。

我參觀過一個靈恩派的聚會，一開始大聲祈禱，接著有人唱詩，有人跟著唱，有人舉起雙手，一面唱一面搖手。不多久有人起立，從這邊走到那邊，一面行走一面唱。這時整個聚會，真是炒熱了，或唱或禱，或坐或立或行，各行其是。感性化的人覺得很舒服，各人可以照著各人的喜好去行。可是一個理性化的人實在受不了，他要唱詩，可是前後左右不是好好來唱，此起彼落，如吹無定的號，他實在無法用靈用悟性跟他們唱。他要祈禱，可是大聲叫喊，搞得他頭暈腦脹，心神不安，怎能與神安靜相交。

就因此，我認為最好是「物以類聚」。理性與理性的人在一起敬拜事奉，讓他們有一個安靜的空間。感性與感性的人在一起，他們需要熱鬧。不要彼此批評，乃要互相接納。

不過需要警惕自己的，理性者的聚會，必須注入情感，即羅馬書十三章十一節的「心裏火熱」，否則很容易由冷靜而冷淡而冷冰冰，若干老教會漸漸荒涼，可作鑒戒。

感性者的聚會，不要老是在「肉體」的層次上面滿足自我。我看過若干靈恩派的教會，他們夠熱，熱烘烘，可是他們不肯在神的話語上扎根，深造，結局有的如無根之萍，離棄真道；有的被異教（迷信）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迷信）（弗四 14）。有的自立門戶，爭作龍頭，分裂主的身體。真是令人痛心。

X X X X X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當末世的時候，各樣罪惡異端邪說，妖魔鬼怪，有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我們必須靠賴主的大能大力，穿戴好上帝所賜全副軍裝，才能夠站立得穩，殺敵致果。前面所提數點，尤需特別記取，存著臨深履薄的心，因為我

們的仇敵有如吼叫的獅子，一不小心，它就撲殺上來。我們要緊緊揮動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才能夠制敵死命，勝了又勝。

是基督，不是第四度空間

王國顯

神榮耀的旨意，從永遠到永遠，都是藉著祂懷裡的獨生子來執行的。是創造也好，是救贖也好，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的兒子來作成功的。所以神的兒子是父神的彰顯，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因此神一切的工作都在高舉祂的兒子，榮耀祂的兒子，然後因著兒子使父神得榮耀。這是神作工的法則，是聖經真理所啓示出來的事實。但是聰明的人總是有意無意的拒絕神自己所定規的法則。自由派的人根本就不相信神，我們也不去說他們。但是在一般稱為信仰純正的基督教裡，仍然是有好些人在作着以主以外的事物來代替主的事情。在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人所作的又好像是很成功，這就使不少神的兒女們困惑了。

去年在台灣的基督教會看見了一些事，叫我心裡着實難過，我為此曾對一些主內年長的弟兄說：「在那些聚會裡，我若是閉上眼睛，只憑耳朵來聽聲音，我就無法說我是置身在一個聚會裡，因為我感覺上所有的反應，好像我是給安放在類似夜總會的地方。」後來我發現這些現象卻是根源在「學韓國教會」這個口號而來的，而「學韓國教會」的實質，卻是以趙鏞基先生為榜樣。

提起趙鏞基來，就不能不說到他所寫的「第四度空間」這套書，這書的第一集以見證為主要內容，第二集是以自然科學，和哲學的理論並現象去印證他所鼓吹的「第四度空間」。總的方向是為了推廣「靈恩派」的主張。事實上，趙鏞基是韓國靈恩派有名望的領袖之一，他有極大的雄心要影響台灣及亞洲地區的基督教。但是要指出的一件事，與其說他要推廣靈恩派的神醫與方言，倒不如說他要推廣他的工作方式。若僅僅是一種工作方式，那也就罷了，只是這工作方式的主流卻是叫人看不見主，而是讓人看見所謂的神蹟奇事。從另一方面說，就是鼓勵人去追求物慾的滿足，誤導人對屬靈追求的方向，忽略了神在宇宙中所要顯明的永遠計劃。這是十分嚴重的不準確。

對「第四度空間」這名詞的商榷

趙先生自己也承認，「空間」原本是物理學和數學常用的術語。也就是用來說明物質世界範圍的事物的，即使加上愛因斯坦所說的時間因素，也仍然是脫不出物質世界的範圍。因為是在相同的物質世界範圍內，所以平面涵蓋線，立體涵蓋平面，一點難處也沒有。現在趙先生所說的「第四度空間」，假如我沒有領會錯的話，他是指著「靈界」的活動範圍來說的，「第四度空間」的法則就是靈的活動法則。既然是靈界事物的說明，那就與物質世界沒有直接的關係了，也不發生「涵蓋」的關係。線，平面，立體，在外形上雖不一樣，但卻是在同一的範圍內，也是直接構成較高度空間的因素，沒有線就不可能有平面，沒有平面就不能有立體。但是在靈與物質之間，就沒有這樣的相互間的關係。

趙先生創出「第四度空間」的理論，目的為要說明聖靈在屬靈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愛主的基督徒都不會反對聖靈，但是必須要指明，神奇的事不一定是出於聖靈，這一點趙先生也認同。還要再說清楚的，出於聖靈的工作一定不會與神的性情

相違反。因此，有一件可以確定的事，「第四度空間」的理論，並不能遮蓋那些不在神的光中的事物，也不能叫清心愛主的人接受著作人的工作方式。

聖靈在神榮耀計劃中的地位

聖靈是三而一的神當中的一位，子作成了救贖的方法，聖靈便接上把救贖的果效作在信的人身上。在神的工作過程中，父先差遣子到地上來，然後因子的請求而差遣聖靈來地上接替子。站在工作的立場上，子與聖靈都是受父差遣的，要在地上執行父的定規。

子在地上時是高學父、榮耀父。聖靈在地上的工作是高學子、榮耀子；並且把子所交付給祂的向人顯明（參約十六 13-14）。聖靈的一切所作是爲了榮耀子，像子的一切所作是爲了榮耀父。這是三而一的神中間的分工。由於這個事實，聖靈是不單獨接受敬拜和讚美，祂是引領神的兒女去敬拜，卻不接受人的敬拜。祂是引導並幫助神的兒女向父或子禱告，祂自己卻不接受人向祂禱告。我們沒有在聖經中找到一處向聖靈禱告或敬拜的記錄，更找不到教導人要向聖靈禱告和敬拜的教訓。一切有關禱告和敬拜的記載，都是向着坐寶座的父，和作爲被殺的羔羊的子。神如今在地上的工作的確「是以聖靈站在最前線」，但聖靈卻是最知道隱藏祂自己。祂感動人，引導人，教訓人，光照人，賜下恩賜，……祂作的一切全是爲了榮耀子，正如主所說的，「祂要榮耀我」。

聖靈在神榮耀的計劃中，主持著在人中間的一切所作的工，但祂不是莊稼的主。莊稼的主是父，子代表莊稼的主；但子不是莊稼的主，因爲子是受差遣的。聖靈在神的工作中也是受差遣的，所以也不是莊稼的主。因此不能專憑「聖靈說，要爲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的工」這句話，就說聖靈是莊稼的主，所以要向聖靈祈求。若是這樣，啓示錄十四章裡那在天上主持收割莊稼的又是誰呢？

聖靈孵育的根據

「第四度空間」的理論基礎就是「聖靈的孵育」，先是有了「聖靈的孵育」，然後才有神的工作。屬靈的歷史果真是這樣麼？我十分的懷疑。我很「佩服」趙先生的「大膽」，他自己也說，「大膽」是聖靈給他的恩賜，我連聖靈的恩賜中是否有「大膽」這一樣，也一樣的十分懷疑。退一步來說，聖靈的恩賜中果真有「大膽」這一樣，那「大膽」也不會是叫人謬講神的話。在這方面，趙先生確實是有「大膽」的表現。不過這樣的「大膽」，就是沒有也不是一項損失。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這句話中，趙先生指出那「運行」在原文有「孵育」的意思，所以這句經文可以說是「神的靈孵育在水面上」，因著聖靈的孵育才有神在那六天創造的工作。那意思就是說，沒有聖靈的孵育，神就沒有工作，神一切的工作都要先經過聖靈的孵育。我不知道趙先生把箴言第八章 22-31 這一段話中所說的那位工程師看作是誰，但是會讀聖經的人都承認，那是指着作爲神子的主耶穌基督。

不錯，「運行」這一個詞在原文裡具有「孵育」的意思，但「孵育」卻不是唯一的意思。這一個詞除「孵育」以外，還有「徘徊」，「盤旋」，「覆庇」，「運

行」，甚至是「猶豫」等意思。在這許多的意思中，該選用那一個才合宜呢？這不能憑著個人的喜愛去決定，必須要留意上下文的意思而作選用的決定。不懂得注意上下文，只是牽強附會的使用原文，不出亂子那才是希奇的事。

在六日的創造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一切的定意都在乎神自己，事情的成就也在乎神自己。在三而一的神的基礎上，我不敢說在創造的歷史裡一定沒有聖靈在其中，但我從本文及其他地方的經文上的記載，我敢說，在創造的過程中並沒有「聖靈的孵育」這一回事，在救贖中也同樣的是沒有。「聖靈運行在水面上」是準確的表達。在下面，我們還要指出，人在「聖靈的孵育」的實行上，那是何等無稽的事。在這裡只是先說明「聖靈的孵育」是沒有真理根據的虛謊的話。

有關創世記第一章二節「運行」這動詞，經請教我國希伯來文專家林道亮博士，下面是林博士答覆的原文：

該動詞「運行」，在舊約共見三次，二次係加強式，一次普通式，原意「鬆弛」「舒展」。加強式除創一2譯作「運行」外，申卅二11譯作「擴展」；普通式譯作「發顫」，並無孵育之意！

「孵育」之意，源來自敘利亞文，因在敘文該字確有「柔和地移動」和「孵育」等意義，該字在阿拉伯文有「震動」、「顫抖」等意義；可是在希伯來文只有加強式「展翅飛翔」和普通式「發顫」二意義。猶太拉比對此的註釋是：“As a dove hovering (飛翔) over its young without touching them.”

「孵育」的意義，也可能是由彌爾登 (Milton) 的「失落的樂園」來，因為他說：“His brooding (孵) wings the Spirit of God outspread, and vital virtue infused, and vital warmth throughout the fluid mass.”

希伯來文的註釋家 H.C. Leupold 非常反對這樣說法，因為這是近乎神話 —— 宇宙是由「世界蛋」孵化出來的。

傳基督還是傳「第四度空間」

突出神蹟的果效似乎是「第四度空間」的目的，這不得不叫人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神的教會是單單的傳基督呢？還是傳神蹟呢？不久以前，我看到一卷在中國大陸的家庭教會聚會的錄影帶，我想是那稱為「復興教會」所作的工作。我看過以後，我沒有興奮，反倒感到悲哀。因為我看到的只是一個醫病的耶穌，而不是一位作罪人救主的基督耶穌。聚會中只有人的吵鬧，沒有救恩的訊息與見證。不傳救人的基督，只傳行神蹟的耶穌，特別是醫病的耶穌。這並不是神的救恩。他們似乎是忘記，主也不一定給人治病的。（參可一 32-39）

高舉行神蹟的人都是不自覺的把救恩貶值的，因此在真理和生命上都是貧乏的。千萬不要把熱鬧哄動的氣氛看成是生命，這是毫不相干的兩回事。像「第四度空間」所說的有那麼多神奇的事，便以為他們這些人一定是生命很成長的。事實並不是這樣。且看他們在建築所誇耀的禮拜堂的過程中所發生的事，就可以明白了。用世俗的手段貸款的事，在以後再提，先看由於石油危機引起南韓失業潮時，建堂的工程出事了，會友減少了，趙鏞基一家也被迫遷到還沒建成的禮拜堂去，在那裡受飢受寒，還要承受貸款的債務，以致走投無路，甚至想到要自殺一死了之。會眾並不乏富有的人，用三萬美元購下破碗，筷子和湯匙的也大有人在，但是這些人起

初都不出現，他們都沒有想到神的見證，也沒有留意教會落到這地步，是何等的羞辱主的名字。就是後來有人發起一個運動來挽救這困境，所喊出的口號竟是「救救我們的牧師」，而不是不讓主的名受辱。人的感情很熱，生命卻是貧乏得可憐。人心裡所注意的是人，並不是神和神的名。

「第四度空間」是以信心作標榜，實際卻是鼓吹「神蹟」。「神蹟」可以滿足人心思上的好奇，同時又可滿足人的肉體。我不是不相信神蹟，我是絕對的相信神的大能，祂毫無疑問能作人理解不來的事。問題是神蹟一定是出於神，並且也是顯出一定的屬靈功用。所以超然的事不一定能說是神蹟。神也曾用我們使醫生束手的病人得醫治，祂也使用過我們驅逐附在人身上的鬼，所以我們對神蹟一點也不懷疑，但是我不能不懷疑「第四度空間」裡的神蹟。要鬧得滿城風雨說「牧師的肚裡懷著腳踏車，椅子和書桌」，然後才得著所祈求的。這是神蹟嗎？他自己說

「是」，我卻想起數年前那個稱為羅柏士牧師的事來，他說他一定要在某一個日子前得到四百五十萬美元來支持他的國外工作，若是到期得不着，神就要他死去。結果到了日期，他並沒有得着所宣告的，但他也沒有死。爲了讓他好下台，他的一個以賭博爲事業的德州朋友給他湊足了，救他免死。這能說是神蹟嗎？

神蹟並不能一定使人遇見神。當日親自看見主自己行神蹟的人，結果有幾個人得救呢？不多，甚至連那個幾乎把主所行的神蹟全看過的猶大，他不單沒有信主，至終還把主出賣了。因此看見神蹟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重要的是人遇見了主，認識了主，全心的跟隨主，毫無保留的高舉主。所以絕對不能傳「第四度空間」，只能傳基督耶穌。退一步說，即使「第四度空間」沒有可爭議之處，也不過是一種工作方法，絕沒有根據可以代替基督。

是人主觀的努力，還是神作的工？

「第四度空間」列舉了好些「神蹟」的例子，我不能說沒有發生過那些事，但我要說，世上很多不信神的人，他們也有許多成功的大事業，所以發生一些與眾不同的不平凡事，不一定是與神有關係的，也不一定如「第四度空間」所說的是經由邪靈的支持而獲得成功，就像日本創價學會一樣。我們必須要承認，人的主觀努力也可以作成一些大事。在人間，隨處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不能把這些人主觀努力作成功的事，說成是神的工作。是神作的工，人一定在其中看見神。是人主觀努力所作成功的事，人只能在其中看見人。

禱告要具體是原則性的操練，但是不可以具體到指定神要按個人所要求的條件答應人，也不能說禱告不夠澈底，神就不應允禱告。趙鏞基有這樣的經歷是他個人的事，但不是真理的原則，不能把個別的經歷當作真理去教導人，這要把人誤導進心思的迷亂裏。這樣的誤導，在該書中也是一再給提及的，那是一種嚴重的屬靈傷害。聖經的記載不是只有瞎子要求能看見的禱告，單單根據這個記載就製造出一個原則，說得重一點，就是製造出一個真理，那實在是危險透頂。拿因城寡婦的兒子復活，格拉森的那人身上的羣鬼給趕走，患血漏的婦人得醫治，卻是沒有經過具體禱告的，就是畢士大池邊的那人的禱告，不單是不具體，而且還是被動的。神要作在人身上事，主要是根據恩典，不是根據人的禱告，禱告的目的主要不是爲着人得恩典，乃是爲著神的旨意得著成就。

提出禱告一定要具體，並且具體到十分細微的地步，那就不再是禱告，而是向神發號施令；命令神答應所求的，就是那些不在神旨意裏的事，也非要神答應不可。不錯，在禱告的事上，神有「尋找」、「叩門」、「祈求」的應許，但神的話也明說有「妄求」的事，也明明的說「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甚麼，祂就聽我們。」（約壹五 14）像「第四度空間」那樣教導人禱告，只是讓人有藉口把自己所不喜歡的事物一概拒絕出去，只留下自己所想要的。天天的想著自己所要的，這個「想著」就不必再學順服的功課了。天天的想著就形成了人的主觀努力，發展下去也就成了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結果。

說得清楚一點，這個主觀的努力就是趙先生所說的「聖靈的孵育」，在拚命的想像裏去追尋自己所想要得到的。因著要「孵育」，趙先生替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想像了很多東西，都是他們自己沒有想像過的，然後再替他們想像出結果來支持他自己塑造出來的道理，羅馬書明明說出以撒是藉着復活的大能而生下來的，趙先生卻把他說成是亞伯拉罕在想像中得著的。主的應許是說：「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並不是說：「想像得着的，就必得着。」去年五月間，在台北有一位愛主的年青的弟兄死了，好些基督徒就依著「孵育」的指導，拚命去想像這弟兄會復活，不住的禱告求這位弟兄復活，結果這位弟兄還是埋葬了，並沒有在他們的想像中復活。

信心並不是想像，也不是想像出來的結果，信心是裏面的一個把握，是人信服神的話的結果。神的話就是那「實底」，神的應許就是那「確據」，人的想像永遠不會使所想的變成那「實底」，也不會給製造成那「確據」。信就是信，信不來就是不信，想像不能使不信成為信。倒是老老實實的向主承認說，「我信，但我信不足」（原意是『不信』，就是信不出來），求主幫助。」（可九 24），這樣的人倒是可以蒙主憐憫。想像是人主觀努力的追尋，是人的魂的活動，與聖靈的工作扯不上關係，別讓「聖靈孵育」這名堂蒙閉了屬靈的眼睛。

是世人的手段，還是聖靈的運行？

在「第四度空間」這美麗又吸引人的幌子下，遮蓋了多少人的虛假。對於一般只要看結果，而不留意事情發生的過程的人來說，「第四度空間」實在完成了那偽裝的任務。我要明確的喊出，聖靈就是聖潔的靈，祂不會作不義和不潔的事，更不會搞詭詐的勾當。一切與聖靈的性情不相調和的事都不是出於聖靈。聖靈的運行是使人更多的認識主，更多的愛慕主永遠的、榮耀的旨意。

能把容納一萬人的禮拜堂蓋成功，那實在是轟動的大事。但是我們仍留意整個的建築過程，就是從找地皮開始，到建好為止，人們的心若不是給迷醉在外表的成功，他們一定可以發現，那全是以世人的手段去進行的，跟屬世的商人創建企業的過程沒有兩樣。只是叫人看見人的精神，實在看不見神的手在那裏。在屬地的事上實在有可誇的，但在聖靈的光中恐怕是只有該受定罪的份。除了屬世的手段以外，還給教會負上五年五百萬美元的債務，怎麼可以再向世人見證神是豐富的呢？實在是羞辱了神的名字。

他們建堂時至少該有一萬名會員，五百萬美元的貸款，平均每人負擔五百美元，這是債務。十年前在美國有一家小教會，他們購堂的時候，大約有六十位弟兄

姊妹，多半是才從學校出來的窮小子，沒有一個可以用三萬美元買破碗、筷子和湯匙的人。但神給他們有信心的把握，他們不貸款，不勸捐，就只擺個奉獻箱在聚會的地方，禱告中仰望神的豐富，他們要向世人見證神是豐富的神，是活的神。前後四個多月，他們用現金十三萬美元買下了一座小禮拜堂。沒有甚麼轟動的宣揚，但他們每個人卻實在的遇見了神。必須要指出的事實是，他們沒有讓神負債，這些窮小子平均每人負擔了二千二百美元。這樣才是聖靈的工作，聖靈的工作使他們踏實的成長，在他們當中滿了向神的敬拜。神也不住的把得救的人加給他們。

另一個靈的問題

趙鏞基的學識豐富，也很有口才，這是事實，所以他把神的話按著「洛高斯」和「瑞瑪」的意思講說得很明確，可是看他所作的卻不像是出自「瑞瑪」，而是出自「靈恩派」的信念，所以在艱困時，他想到自殺。在治病的事上要苦苦的掙扎，正如他自己說：「……一個五旬節教會的牧師能做的事，我都做了，但卻毫無動靜。」禱告、哭泣、跳、喊都起不了作用，若是以「瑞瑪」作起頭，就不該如此痛苦。主耶穌和眾使徒都沒有這樣痛苦而絕望的記錄，因為他們都是作在神的旨意裏，卻不是作在人的信念裏。我們不要忘記，撒但也能作神奇的事。我們的主明確的說過了：「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太廿四 24）

趙鏞基也承認，不認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的靈，就不是聖靈。既然在靈界中有另外的靈也在活動，神的兒女們就該學習不從表面看神奇的事，而是要學習完整的根據神的真道去辨別諸靈。趙鏞基的「大膽」是不能認同的，他大膽到一個地步，把聖經的話斷章取義的取來創造「真理」。因此基督徒是不該效法趙鏞基的。對於辨別靈，趙鏞基只提說不認基督耶穌的靈，卻沒有提及約翰壹書四章五至六節的話：「他們是屬世界的，所以論世界的事，世人也聽從他們。我們是屬神的，認識神的就聽從我們，不屬神的就不聽從我們。從此，我們就可以認出真理的靈，和謬妄的靈來。」使徒們的教導也是在辨別靈的事上不能忽略的，使徒們從來沒有教導人去追求神蹟，更沒有教導人高舉神蹟，只是教導人以基督耶穌為至寶，看屬地的事物如糞土，不以追求滿足肉身的事物作喜樂。

在神的真道上找不到「第四度空間」的說法，「第四度空間」也不是工作方法，趙鏞基也不是標準，到韓國取經是毫無根據的。只有基督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也只有基督才能領人到父那裏去，基督教的軟弱僵冷，不是因為沒有「第四度空間」，而是因為偏離了基督（一九九零年五月五日於三藩市）

評趙鏞基博士的「第四度空間」

吳恩溥

第四度空間 著者：趙鏞基 譯者：任炎林 臺灣中國學園出版部出版

趙鏞基博士是南韓漢城神召會純福音中央教會的主任牧師。該教會據稱現有十萬會友，一百位助理牧師，是世界上最大的教會，每主日崇拜時分爲五次聚會。

因爲他的教會增長得快，近年來在香港、在臺灣，有很多人慕名到他教會去，有的存著「朝聖」的心情，有的懷著「學習」的動機，希望可以找到竅門，叫自己的教會也快速增長起來。去年我到臺北時，一位牧師告訴我，這幾年來臺北若干教會因爲無法請來趙鏞基博士，只要從南韓來的牧師就備受歡迎。因著趙鏞基博士的影響，他們把南韓的教會認爲是復興的聖地。因此趙博士所作的「第四度空間」，也就成爲每個崇拜趙博士者的必讀書，手捧一卷，朝夕猛刨，希望在裏面可以找到教會增長之鑰。「十萬會友」，「五百萬美元」，數目字實在太吸引人，怪不得很多牧師把趙博士當作板樣。

去年我到香港時，想找一本拜讀找不到，後來馮弟兄給我找到一本寄給我。細讀之下，才知該書是趙博士在研習班一系列演講材料整理而成。所謂第四度空間，據趙博士自己的解釋，點與點的聯結，稱爲第一度空間（線世界），平面是第二度空間（平面世界），立體是第三度空間（立體世界）。物質世界和整個地球，是屬於上列的三度空間，第四度空間乃是「信心的靈界」，第四度空間涵蓋著三度空間，包括支配三度空間。引伸出來，神是第四度空間靈界，信徒應該運用第四度空間（即信心的領域），來支配所有的三度空間。

第四度空間並不一定好，它可以創好，也可以創壞，就如創價學會（日本的一佛教團體），他們藉著人的靈與邪惡的第四度空間的靈相連，來支配他們的身體與環境（三〇頁）。夏娃和羅得的妻子，她們的第四度空間給她們錯誤的想像，以至犯罪。亞伯拉罕卻藉著第四度空間，把神的話變成他的異象與異夢，因此成功。

換句話說，第四度空間乃是靈界，趙博士的意思乃要我們藉著信心與神的靈相聯結，來支配並控制我們的身體並這物質世界。

該書分爲六章，有的地方實在講得好，趙博士運用他的口才、機智和幽默感，講得十分風趣動人。筆者十分欣賞他的坦白和爽快，他不掩飾自己的失敗，這一點最難得。今天若干傳道人，總是掩飾自己的錯誤，盡力把自己塑成一個聖人、超人，一天給人家拆穿了，才發覺只是一件破棉襖而已。

有的地方其實不過十分普通的道理，可是經過趙博士使用一些新名詞、新手法，叫聽見的人覺得十分玄，就如「靈界」給他換上一個「第四度空間」，就不知叫多少人莫測高深。

有的地方卻講錯，並且錯得十分嚴重，那些對真理不懂得「慎思明辨」的人，如果輕易聽信他，是會造成嚴重的損害的。

（一）快人快語

在「第四度空間」裏面，有若干快人快語，甚至是自嘲，讀了令人稱快。茲摘錄若干如下：

①禱告也在趕時間

西方人……每件事都是趕、趕、趕的。……什麼都講速成，如：速食早餐、電視午餐、快餐，五分鐘內一切就緒。到教堂去禱告，他們似乎也在趕。「上帝啊！請垂聽我的禱告。我實在沒有時間，就五分鐘吧，如果你不能迅速答應我，那就算了。」（一六頁）

②只聽道沒有時間禱告

我看見美國人聚會有個大缺點，美國牧師向會眾傳奇異的信息，會眾散了隨即離開。他們領受到信息的全部話語，卻沒有時間禱告透，使話語殖入成為自己的一部份。（六八頁）

③不遠千里到美國，只講十分鐘

我曾應邀到阿拉巴馬州一個教會領晚崇拜。崇拜七時開始，報告和音樂節目佔去二小時，我枯坐在那裏直想打瞌睡。等到會眾開始感到疲乏時，那位牧師才來叫我：「趙牧師，請你只講十分鐘。因為今天晚上有個非常精彩的電視節目，務請只講十分鐘。」我不遠千里從韓國應邀來這兒，結果只講十分鐘道。（一六頁）

④太太的長途電話

我在外國……每兩天跟內人通電話一次，她不斷把消息告訴我，有時那些消息很打擊我的自我。我常以為我教會裏的弟兄姊妹，會渴待我倦遊歸去，教會非我莫屬，主日崇拜的出席率，會因為我不去而大大降低。她卻說：「別自誇了，教會裏缺了你，甚至比以前還好哩。」（三八頁）

⑤和尚會醫癌，甚至比牧師更有效

最近韓國有一名婦女，得了末期癌症，眼看著就要去世，沒有那個醫生治得好她，她去過很多教會，然後又去找和尚，和尚告訴她去一個有很多人禱告的山洞，她因此完全得到醫治，癌散失了。

韓國有許多人潛習瑜珈，用瑜珈打坐治病。又有許多人參加日本創價學會的聚會，治好了胃潰瘍、聾、啞和瞎眼。因此我們基督徒，尤其是五旬節派的基督徒，在解釋這些事件上確實很困難。你不能只說這是魔鬼的作為，就擺脫個乾淨。如果鬼都做得了這些事，耶穌基督的教會難道不能做得更多？（二七頁）

⑥佈道家滿載榮耀而去，留給我一堆麻煩

有世界名佈道家到我教會來，滿腔熱誠地講道：「你們每個人都要得醫治！每一個人。」他們傾囊說出充滿信心的話，也確有許多得醫治。然後他們滿載榮耀一走了之，留下我跟那些沒有得到醫治的人爭辯不休。」（七三頁）

⑦心理作用的影響很利害

如果有人不停地說：「我要軟弱下來了，」所有的神經立刻收到這消息，它們也說：「中樞指示我們應該軟弱下來，我們準備變軟弱吧！」於是它們順著天然次序，把體態調節成軟弱。

如果有誰說「我沒本事，我做不了這件事，」立刻，所有的神經都作同樣的宣佈。它們說：我們從中央神經系統得到命令，要我們說沒本事，放棄發展才幹的努力。我們必須準備自己，成為無能者的一部分。

如果有誰不斷說：我太老啦！我太老啦！我疲倦得什麼也做不成了。眾神經便反應說：是的，我們是老啦，我們準備進墳墓了。我們準備拆夥哩。如果有誰不斷說他老了，他很快就會死去。

人絕對不可輕言退休。人一日一退休，他會不停地告訴自己：我退休了！我退休了！全部神經會跟著起反應，變得無精打采，準備早死早好。（五四頁）

⑧大兒子說我向會友說謊

一天，我那讀四年級的大兒子來找我，我知道他一定有事求我，但他遲疑不語，我先開口了：「兒子！你有什麼事求我呀？」

他微笑了，「爸！如果我問你一個奇怪的問題，你會不會發脾氣？」

「當然不會」。我向他保證，「別猶豫，說吧！」

「你在會友面前，可不可以說謊呀？」

「我什麼時候說謊？」

他笑出了聲：「我聽到你一次又一次向會友說謊哩！」

我吃了一驚。「兒子，坐下來告訴我，爸什麼時候說過謊？」

「爸！你好多次告訴會友，說你聽到主向你說話。因此，每星期六，當你在書房準備講章時，我就躲在外面聽；我悄悄把門推開一條縫，看你是不是真在裏面與上帝相見。可是，我從沒有看見你與上帝相見過，但禮拜天走上講壇，你卻向大家宣告，你遇見上帝，這是不是說謊呀？」

他年紀還小，我如何向他解釋呢？我禱告，突然有一個不平常的念頭流出我的心房。

我對他說：「你有一個腦袋，腦袋裏有思想，你看過你思想沒有？」

他說：「沒有，我沒有看見我的思想，但我知道我有思想，因為有思想才能說話。」

我說：「對，雖然你沒有用眼睛看見上帝，但上帝卻藉着祂的道，把祂的思想在看不見的領域，觸摸到我的思想，我便經由上帝的話語與祂交談。」

我的兒子領悟到其中意義，他點點頭：「上帝就像思想，雖然看不見，但上帝仍存在。我明白了，對不起，我誤解你了。」（九五至九八頁）

⑨被趕逐、被吊銷牧師執照

我曾吃過自卑感的苦。我在第一次拓荒工作開工兩年後，教會日漸增長，但是這是一個聲音很大的教會，一個真正的五旬節派的教會。有一天，我那宗派的執行委員召我去。他們質問我：「你在崇拜時，果真為病人禱告，叫人用方言喊叫嗎？」我回答說：「不錯」。他們斷言：「你是狂熱派。」我辯護說：「我不是狂熱派，我做的每件事都根據聖經教訓。」

討論後，他們吊銷了我的牧師執照，我被自己的宗派趕出門外。（見一五二頁）

⑩用盡一切方法，不能叫她得醫治

有一位富有的婦女，躺在擔架上抬進教會。她信主很久，曾擔任教會女執事。她背得出許多治病經節。於是我盡全力為她禱告，但是一點動靜都沒有。我又高聲重複同樣的醫治禱告，我使用上帝的話語，我甚至跳起來，結果全無動靜。我沮喪極了，她終於哭起來，指責我偏心。我回答說：「我什麼都做過了。你瞧，我禱告，我哭泣，我跳、我喊。一個五旬節教會的牧師能做的事，我都做了，卻毫無動靜，我不明白是怎麼回事。」（見七二、七三頁）

（二）說得對，說得好

在本書上有些地方，趙博士實在是說得對，說得好。

①特殊的情況，需要特殊的語語，特殊的信心

他們在有關上帝一般知識的話語，和上帝在特殊情況把所需的信心，傳進人心的話語，這兩者之間，卻無法加以辨別。行神跡的是後面這種信心。（見七三、七四頁）

上帝把祂的信心傳進我的心，我遵命而去，於是發生了神跡。可是，你們（指趙博士的兩個學生）所憑的，只是關係上帝和對祂的信仰的一般知識……上帝卻沒有責任非支持你不可。（見七八頁）

（抄者按：趙博士的意思是，你雖然有一般的聖經知識還不夠，你若要行神跡，必須在特殊的環境，上帝有特殊的話語，給你特殊的信心才能夠）。

②沒有用禱告的心聽道，結果一無所得

人們必需進入聖堂，細聽傳道人講道，並且等候主。他們卻不肯懷著禱告的心聽道，等候主以領受合時的話語；因此，他們得不到解決問題的信心。他們的聖經知識增加，問題也在增加，雖然來教會，卻毫無收穫。於是，他們灰心，終於喪失信心。（見八〇頁）

③牧師太忙無靈奶供應，只有用草供應

在這個積極的時代，許多教會的另一個問題是：牧師們的事情太繁忙。他們化了許多時間要做看堂的、管財務的、營建者和包商，簡直身兼百職。

到了星期六，身心交瘁，還得四處摸索，尋找一些道來傳講一番。他們疲勞得沒有時間等候主，沒有時間把青草變成白乳。他們供應不了靈奶，只能把草餵養羣眾。（見八〇頁）

④等待合時的話語，供應特定的信息

我每逢星期六，照例攀登禱告山，爬進岩穴，等待聖靈降臨賜給我所需合時的話語，有時我在那兒終夜禱告，我需要在特定的時間，為特定的人，供應特定的信息。（見八一頁）

⑤靈魂的醫治才是最終目的

身體的醫治，不是聖靈的最終目的。祂的最終目的乃在醫治我們的靈魂。（見八三頁）

⑥如果苦難能帶來比身體醫治更多的救贖就不要醫治

在有痛苦和疾病時，我們常偏向要求解救。我們不應該如此。如果我們的苦難能帶來救贖的恩典，或者我們的苦難，成為流注上帝的救贖恩典的管道，那麼，我們的苦難便是上帝所命定的。（見八四頁）

救贖的恩典，經由祂的苦難流注出來。靈魂的救贖，是上帝的至高目標。如果我們看見苦難能帶來比醫治更多的救贖，那麼，就不要請求解救，而應該求上帝賜與堅忍的力量。（見八六頁）

⑦更新意念，大膽，由禱告產生信心

更新你的意念。恆常從成功方面、勝利方面，和豐富方面着想。當你已經完全更新了思想程序的時候，你就將領受上帝的「瑞瑪」（啓示的話語）。大著膽子，把上帝的話語吸收進思想生命吧。由禱告產生信心，由信心使你的志氣昂揚。

只要仰望主，縱然你也許感覺不到什麼；縱然你也許觸摸不到什麼；縱然你的前途似乎漆黑一片，卻不要驚慌。你卻依靠聖經的話語；由上帝而來的新思想而活。（見一二六頁）

（三）錯誤、嚴重的錯誤

「第四度空間」部份地方講錯，並且錯得十分嚴重。

聖靈與「大膽的恩賜」

就如在講及恩賜時，他說：

「很多人來問我，我是否有信心的恩賜，或醫病的恩賜。我在自己的心裏搜索了一遍，實在沒有找到任何恩賜。我相信擁有九大恩賜的是聖靈。祂住在我們裏面，也住在我裏面。聖靈經由我彰顯祂自己；我自己一樣恩賜也沒有，只有聖靈有。我僅只順服祂，相信祂。」

「我有那種恩賜呢？我告訴你吧 -- 大膽的恩賜。我們就以這種大膽的恩賜，憑信心去着手，聖靈便跟在後面。聖經沒說，神蹟會走在人前面；聖經只說，神蹟會隨著你。」（二五頁）

「你不必等領受到任何特殊的屬靈恩賜後才開始。……勇敢些，領受大膽的恩賜，然後說出話來。」（六七、六八頁）

本段錯誤第一，趙博士說他在裏面沒有任何恩賜，擁有九大恩賜的乃是聖靈。當聖靈住在他裏頭，聖靈就會藉著他彰顯聖靈自己，因此不必等候領受聖靈特殊恩賜以後着手，只要你現在大膽說話，聖靈便跟在後面，神蹟便跟在後面。

聖靈擁有九大恩賜，這話是對。但並不是聖靈在你裏面，這九大恩賜就都賜給你。因為聖經明明告訴我們：

「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言語；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繙方言。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林前十一 8-11）

恩賜原有分別，職事和功用也有分別。聖靈隨己意給眾人有不同的安排和配搭。當我們不清楚聖靈給我們是什麼特殊的恩賜，我們就大膽說話，輕舉妄動，你看見別人醫病，你也大膽給別人醫病。彼得對美門口的癱腿說：「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你也大膽對路邊的瞎眼說：「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眼睛明亮。」美門口的癱腿，能行走、能跳躍；那路邊的瞎子，卻一點得不到醫治。那時恐怕你要怪責說：「聖靈阿，你不是擁有醫病的恩賜嗎？為什麼你今天不叫那瞎子看見，你是不是故意要拆我的台？」

我想聖靈一定會答覆你說：「不錯，我是擁有醫病恩賜的。但要隨我的意思分給各人。我並沒有分給你醫病的恩賜，你怎可鹵莽妄為呢？」

也許你說：「趙鏞基不是對我說，只要大膽說話，聖靈就會跟在後面嗎？」

聖靈會繼續對你說：「究竟是你作主，還是聖靈作主？如果聖靈作主，你就應該跟在聖靈後面，順服聖靈的意思。聖靈叫你醫病，你才醫病。聖靈沒有給你恩

賜，沒有叫你醫病，你卻喝了「大膽湯」，把聖靈當作你的僕役，你的工具，你想奴役聖靈，你已經來到瘋狂的地步了。」

也許你會不服地說：「趙鏞基說他只憑大膽，聖靈就跟在他後面，神蹟就跟在他後面。我憑大膽，聖靈卻不跟在後面，神蹟不跟在後面，真是太不公道。」

聖靈會教訓你說：「你究竟聽聖經的話呢？還是聽趙鏞基的話？聖經什麼地方告訴你，不憑恩賜只憑大膽。聖經什麼地方告訴你，不是聖靈作主，乃是由你自己作主？你聽趙鏞基的話，不聽聖經的話，已經大錯特錯，還想責備聖靈麼？」

本段錯誤第二，趙博士說只要我們大膽說話，聖靈就跟在後面，神蹟就跟在後面。

神的兒女必須牢牢記住，是基督作主，聖靈作主；不是我們作主。是聖靈行在前頭，發號司令，我們乃要聽從聖靈的號令，順服祂的吩咐；不是我們行走在前頭，由我們發號司令，聖靈聽我們的命令，來給我們成就一切。這種主僕的關係，必須清楚，否則上下倒置，中了魔鬼的詭計了。

趙博士一方面說，他在自己的心裏，搜索了一遍，沒有找到任何恩賜，只不過是大膽而已；再一方面他說，聖靈是跟在他後面，神蹟是跟在他後面。根據他自己的話，我們不但要指出他的嚴重錯誤，而且懷疑他醫病的能力，究竟是不是出自聖靈？

本段錯誤第三，趙博士說：聖經只說神蹟會隨著你。你必須朝前走，讓神蹟跟隨你。他說這話，是曲解聖經。

聖經清楚地說：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可十六 17）。聖經並沒有說，大膽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這裏信的人，必須與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合起來讀，你必須信，還要加上「聖靈的恩賜」。馬可十六章十七節所說的神蹟，乃是趕鬼，說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什麼毒物，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倘若我們不把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合起來讀（其實還須與聖經其他有關地方一同讀），只機械地用馬可十六章十七八節作標準，來衡量你信不信，恐怕要拿蛇、要喝毒物，不但趙博士十萬會友難以過關，連趙博士也達不到「信的人」的標準。在本書第七十二頁，趙博士不是提到他教會一位女執事，躺在擔架上來請他祈禱，他禱告、哭泣、跳、喊，一個五旬節教會牧師能做的事，他全都做了，卻毫無動靜。趙博士這經歷，如果我們機械地用馬可十六章十七八節的話來衡量，趙博士豈不是連做一個「信的人」也不夠資格嗎？

神蹟隨著你！神蹟未必隨著那信的人，那大膽的人，神蹟只有在必需的環境，必需的時間才實現。趙博士不是在七十四頁第一二行也說出嗎？為什麼前後矛盾？

自大狂

細讀趙博士本書，不但看見他有自大狂的傾向，而且有十分突出的表現。前面他所說的「我們就以這種大膽的恩賜……，聖靈便跟在後面」，可以窺見一斑。並且另在一處，他說：

「如不經由你的思想、你的異象、你的信心，上帝決不作工，你是祂的管道。」

「你可以說：『哦，上帝啊，請祢在宇宙中作奇妙大工，作一切工作。』上帝會這樣回答：『不行！我就住在你裏面。如不經由你的生命，我永遠不會帶著能力到世界工作。』

「……你讓上帝有多大，祂就有多大；你要限制祂有多小，祂也就有多小。」
(見一三七頁)

上帝必須藉著你才能工作。你可以影響上帝工作，甚至限制上帝的工作。這對於一個犯有自大狂的人聽到了，一定覺得十分舒服；但對於一個正常的基督徒，不但無法接受，並且無法忍受。上帝必須藉著我們才能工作嗎？不要說宇宙的大工，不是我們所能夠插手，就算我們自己，許多時候我們所以能夠藉著信心，跟神工作；並不是上帝非靠著我們不能工作，而是上帝給我們機會，訓練我們，讓我們與上帝同工。保羅與上帝為敵，當他到大馬色城外時，上帝叫他仆倒，他只有向上帝降服。拉撒路死了四天，一點信心都沒有，馬大、馬利亞也沒有信心，但大能的主，不必經過任何人，卻叫他從死裏復活。在加利利海狂濤洶湧，門徒沒有信心，主耶穌卻用一句話平息風浪。在曠野當羣眾饑餓時，門徒不知所措，主耶穌卻用五餅二魚，食飽五千羣眾。上帝會獨行奇事，並不需要我們的信心，這一點我們必須有清楚的認識。

當我們講救恩時，我們常常勸聽的人要做開心門 -- 用信心接受，這不過是上帝尊重我們的自由權 -- 自由選擇，並不是上帝無力攻破我們內心的營壘。

至於趙博士所云：「你讓上帝有多大，祂就有多大；你要限制祂有多小，祂也就有多小」。如果把這話跟以賽亞十四章十三四節相比較，你不能不感覺說這話的人，實在太狂妄了。

祈禱乃是用一張清單，要上帝照給

當你讀趙博士祈禱的經歷時，他重複地強調祈禱必須有一個清楚明確的目標，而所謂「清楚明確的目標」，原來乃是一張清單，要上帝照單付給，你不能不駭異於趙博士，對於祈禱的認識，完全違反聖經，以「自我」為目標。怪不得他自己的教會指責他為狂熱派，甚至吊銷他的牧師執照，把他開除。

趙博士述說他開始工作那段時間沒有桌椅、沒有床，他求上帝給他桌椅和床鋪。一連祈禱五六個月，並沒有得著。一個雨天晚上，他沒有東西吃，又餓又累又沮喪，他向上帝大發牢騷。他為著自己的遭遇哭了起來，這時聖靈在他裏面對他說話。聖靈說祂早聽見他的祈禱，只是有幾十種桌椅和床鋪，他沒有說明要那一種，無法賜給。因此趙博士就列舉書桌的尺寸，要用菲律賓的桃花心木製成；椅子要最好的那種。架子是鐵的，椅腳裝有輪子，坐上去可以像大亨似的滑來滑去；腳踏車要美國製的，一邊裝有變速器，可以調整速度。

當他把定單交給上帝時，滿心喜樂。但到第二天早晨四點半醒來，準備晨更聚會時，昨晚的信心已經失去，內心一片空虛。那時他讀見羅馬書四章十七節的話，他的心又沸騰起來。他急忙趕到帳棚禮拜堂，人們已去祈禱。他講道後就宣布「弟兄姊妹，由於上帝的賜福，我有了一張用菲律賓的桃花心木製的書桌，一張鐵椅，椅腳裝有輪子的漂亮椅子，一輛美國製，一邊裝有變速器的腳踏車。」

大家聽了極其驚愕，因為知道他窮得一文不名，那裏來的這些東西。這時有三位青年跟在他後面，想要看看這些東西。他聽了大吃一驚，因為根本還沒有得到這些東西。這時人急智生，計從心來，他說：「你們到我房裏來，東張西望，要看看這些東西嗎？」趙博士接著對他們說，你們別東張西望，他指著中間一個青年問：「你出生前，在母親肚子裏待多久？」他說：「九個月」。趙博士說：「現在我也如此，這些東西已經在我肚子內，慢慢生長，等候時機成熟，他們就生出來。」

大家聽了大笑不停。他們到處傳說，在我肚子裏懷著腳踏車、椅子和書桌。那段日子我不敢進城，因為婦女們會圍著我傻笑。孩子們做禮拜時，會摸我的肚子說：「牧師，你肚子變得好大啊！」

什麼時候趙博士才從一位美國宣教士的兒子得到這些東西，那日子趙博士並沒有交代，我們不知道（見四至八頁）

還有更奇的事，據趙博士云：他有一次被邀到一個教會講道，那教會的牧師太太請他為一位小姐禱告。

「為什麼事？」

「她打算結婚，但沒有找到對象。」

趙博士請這位小姐進來，人生得挺秀氣，大約三十歲以上。

「姊妹，你為出嫁的事禱告多久？」

「有十多年。」

「你想找到那一類型的丈夫？」

「那就看上帝安排，祂知道一切。」那女孩子答。

「你錯了，上帝從來不獨自行事，祂要經由你行事的。」

趙博士要了紙筆，請她坐下，趙博士問：「你要什麼樣的丈夫？亞洲人、白人、黑人？」

「白人。」

「你要丈夫多高？六呎還是五呎？」

「我要個子高的。」

「請寫下。你要丈夫圓圓胖胖的，還是瘦長英俊的？」

「我要排骨型的。」

「請寫下。你願意丈夫有什麼愛好？」

「音樂。」

「請寫下。第五，你願意丈夫有何職業？」

「教師。」

「再寫下。」我問完十個問題，然後對她說：你把一到十，十個條件朗誦一遍，再叫她閉上眼睛，問她「你看見你的丈夫嗎？」

她說：「我看見了，好清楚呀！」

「好，我們把他定下來。」我要她跪下，按手為她祈禱。並叫她把那張紙帶回家去，每晚臨睡前，大聲唸這十條件，每早晨也大聲唸一遍。然後，讚美上帝答應你的祈禱。

過了一年，我再經過那地方，那牧師娘打電話給我，告訴我那女子結婚了。

她說，那年夏天一位高中音樂老師帶著四重唱合唱團到教會來，作為期一週復興歌唱的工作。這位音樂老師還是單身漢，所有少女都為他神魂顛倒，可是這傢伙

卻對我們的老處女，情有獨鍾，著起迷來，跟前跟後，在離開前向她求婚。他們快樂地在教會結婚。婚禮那天，她母親把她那十條件的紙當眾宣讀，然後撕掉。

還有，第三件，趙博士說他一九六零年祈禱，求上帝每年賜他一千會友。到一九六九年，要求上帝每月賜他一千會友。他說，去年他教會接納一萬二千會友，明年可以輕易地祈求二萬名。他的意見乃是你要多少，只要說清楚，上帝就會給你多少。

趙博士說的十分動人，怪不得有很多人想到南韓找秘訣，希望他們的教會，每年可以增加一千人、一萬人、二萬人。十分可惜，讀趙博士「第四度空間」的人很多，向他學樣的人也不少，到如今我們還沒有聽過在台灣、在香港，某一個教會每年增加人數一千人、一萬人、二萬人。我們的牧師都有極強烈的心願、極明確的目標，但都得不到。如果不是上帝偏待人 -- 那就是趙博士的辦法不靈光。

禱告是基督徒最大的權利，藉著禱告我們可以獲得上帝諸般的恩典，這是每個基督徒所懂得的。可是禱告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人要順服神的旨意，不是神要順服人的意願。主耶穌教導門徒禱告：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 10）

主耶穌祈禱留給我們的榜樣：

「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廿六 39）

「阿爸父阿！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可十四 36 1）

「父阿！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廿二 42）

爲什麼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原來上帝在萬古以前，對宇宙有祂永遠的計劃。我們雖然十分微小，「萬民只不過是水桶裏的一滴（賽四十四 15）」，但上帝還是愛我們，選召我們，讓我們在祂的聖工上有份，與祂合作。因此我們必須遵照祂的旨意，在祂永世的計劃裏，聽上帝的安排，來成就祂的旨意。祈禱是叫我們明白上帝的心意，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完成上帝的旨意。如果我們要以個人的喜好、個人的選擇，叫上帝聽從我們，豈不把上帝的旨意搗亂。我們是如此自私，如此無知，如果上帝要順服我們的意見，聽從我們的計劃，那麼一定搞得天下大亂，這是毫無疑問的。

趙博士當他還是饕餮不繼，家住貧民窟，他還要揀菲律賓桃花心木的寫字桌、大享用有輪子的椅子，一派豪華氣象，死充大頭。這也難怪，驕奢淫佚是每個人肉體裏極自然的要求，不過如果個個人聽趙博士的話，個個人來到上帝的面前都把他們的夢想向上帝要求，個個人都要充闊佬，要過闊佬的生活，照趙博士的話，只要你大膽求，這些東西都會在肚子內長大，有一天都會像孕婦生孩子一樣生下來。倘若趙博士的話是真的，那麼全世界一定沒有貧窮人，一定個個都是闊佬。因爲基督徒也是「人」，個個都有人的慾望、人的要求。孔子說：富與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他亦爲之。其實何止孔聖人願爲，芸芸眾生，還不是爲著富與貴，如飛蛾撲火，不死不休。倘若向上帝求，上帝就一副財神爺面孔，少求少給，多求多給，只要說清楚，上帝就「有求必應」，那時基督徒再無升斗之徒，個個纏腰萬貫，不信的人看見，還不爭先恐後，來向上帝求。

趙博士的高論，騙騙貧民區的貧民，或許有效，如果一個肯讀聖經、肯用大腦思想的人，一定不會輕易被騙。

趙博士所說的那位老小姐，聽趙博士的指示，寫出十大要求，然後早唸一遍、晚唸一遍，最後來個感謝主讚美上帝，不夠一年，當真那個「白皮王子」（也是白馬王子）就來到面前，跟前跟後，向她求婚。其他少女因為沒有寫出十大要求，沒有早唸一遍、晚唸一遍，沒有「感謝主」，「讚美上帝我已有個未來丈夫在肚子內長大」，雖然「都為他神魂顛倒」（這話不知是趙博士誇大其詞，還是翻譯的人加醬加醋？）但這位「白皮王子」卻對她們沒有興趣。如果這話是真，小姐們個個聽趙博士的話，個個寫出十大要求，「那個姐兒不要俏」，將來相貌英俊、有財有學的人，說不定跟進跟出的姐兒成羣，那些貧窮的、醜陋的、不才無學的，將王老五一世。倘若「有求必應」，上帝非多造千百個古代小潘安，千百個現代林青霞、鄧麗君是不能滿足眾人的要求。

只要我們稍微動腦筋想一想，就會分辨出趙博士這些話，只不過是江湖術士，胡說八道而已。

至於每年求一千會友、求一萬會友、二萬會友，我相信每一位教牧總是不住的求、懇切的求，都盼望他們的教會人數增多。趙博士能夠在二十年內，增至十萬會友，我們為他賀喜。如果說每一個牧師一求每年就增加一千、五千、一萬、十萬，我們只要看看南韓除了趙博士這一個人數最多的以外，其他是否也是十萬八萬。每一年懷著朝聖的心到南韓的各地教牧，他聽得了趙博士的增長秘笈，回去後是否教會真像趙博士所說的，一求就得著？照我們所知道的，恐怕還沒有。如果求一千就得一千，求一萬就得一萬，這些教牧（包括他們神召會的牧師）難道個個不曉得清楚的求、強烈的求；難道個個冥頑不靈，經過趙博士這麼諄諄教誨，再三示範，仍不曉得求一千、求一萬嗎？

不是的。趙博士的教會增長迅速，並不是個個教會都會像他一樣迅速增長，二十年就增長到十萬人。增長迅速一定有許多因素。有人說趙博士的教會專會偷別教會的羊，據為己有。我沒有到過南韓調查，不知是不是真，抑還是別人惡意破壞。不過無論如何，南韓只有一個純福音中央教會，世界只有一個趙鏞基；你可以學像趙鏞基，但不能成為趙鏞基；你可以把純福音中央教會作為榜樣，但你無法成為純福音中央教會的翻版。趙鏞基創立中央教會，並且叫它迅速增長，你無法用他的方法，叫你的教會也像趙鏞基的教會，二十年間就增長到十萬人。因為上帝量給各人的分並不相同。上帝給各人的恩賜，托付各人的羊羣，也不相同。如果你不懂得這個真理，你想趙博士求一千就得一千，求二萬就得二萬，我一定也要求二萬得二萬，那麼縱使你「禱告、哭泣、跳、喊，一個五旬節教會牧師能做的事，全都做了（二三頁），恐怕也只會傷心、失望。

沒有人不想做大牧師，沒有人不想做大教會的大牧師，趙博士有妙法教人要增加一千會友就增加一千會友，要增加一萬會友就增加一萬會友，那些到趙博士去尋找方法的人，誰不拼命學習趙博士的好辦法。可是到頭來，那教會不過依然故我，縱然學會趙博士的哭、跳、喊，仍然於事無補，這就說明趙博士的辦法，並不是神的方法，只不過是人的辦法；並不是出於神的旨意，乃是人的意願。神的旨意正像在一個大建築物裏面，有人作門作窗作柱石，有人只不過是一根螺絲釘而已。一個明白真理的人，他樂意隱藏自己，讓神的旨意成就。趙博士卻教人：

1. 盡量充闊佬、充大頭；
2. 自己描繪一個合私意的丈夫；
3. 作個大牧師；

盡力高抬自己、張揚自己，用己意來代替上帝的旨意，這種出於私意的禱告，不但是錯誤，而且是嚴重的錯誤，聖經明明說：

「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肉體的慾望）。」（雅四3）

趙博士就是這樣導人走在錯路上，如果聽信他的話，一定會受嚴重的損害。

喝「大膽湯」中了毒

趙博士的錯誤引導，究竟誤了多少人，害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在他的大著中，就看見他的兩位高足，就因着他的錯誤教導，走投無路，澈底失敗。

這二個學生聽他講道，學得一些信心原則的概念，懷著極大的信心，跑到一家銀行借了一大筆債，又再找到一個富翁，再借一大筆債，買地建堂。他們連一個會友都沒有，他們盼望一講道，會友便成百上千湧進來，把債還清。這二個小夥子，一個借了五萬美元，另一個借了三萬美元。不久債主討債，他們無法應付。跑來找趙博士：

「你從二千五百元開始，竟完成五百萬美元的計劃，我們只不過八萬美元。我們全部照你的教導去做，結果失敗，為什麼我的上帝跟你的上帝不一樣？」（七七、七八頁）

這兩位學生照足趙博士的教導，說大膽實在夠大膽，他們一定日日求會友一千、五千，求美元五萬八萬，完全照著趙博士的教導，但結果全船覆沒，信心幾乎破產。這就證明了趙博士的「大膽論」，和他的「向上帝發命令論」，是嚴重的錯誤。

趙博士的學生如此結局，趙博士自己吃的苦頭其實也不小。

第一次：一九六九年，據說上帝對趙博士說話，要他興建一座能容納一萬人的教堂。他跟六百位執事商談，大家都認為無可能。以後他不理長老執事的意見，想把自己的房子賣掉，把屋價二萬美元作為首期。他用許多肉麻的話來哄他太太，要他太太同意。但他太太堅決拒絕，經過一星期的掙扎，他太太同意了。再後來申請的事發生了困難，他就走內線，先找著負責批准地業的副市長的母親，再經過副市長的太太，帶領副市長來參加聚會。以後副市長批准他的建堂計劃。可是在建堂時，美元貶值，石油危機，銀行拒絕貸款，會友紛紛失業，每月奉獻銳跌，貸款利息付不出，職員拿不到薪金，自己生活無著落。接著職員一個個離他而去，他沒地方住，只好搬到沒有完工的七樓住。那裏沒有水也沒有暖氣，一家大小在寒冷中整夜顫抖，他們也沒有東西吃，陷入絕境。會友逐漸離開他。這時他想要跳樓自殺，解決自己的困難。但上帝對他說，你死不得，你必須還清一切的債務。

當他陷入絕境，在辦公室，放聲大哭。這時會友聽見了，他們說，我們來救我們的傳道人。一個「拯救我們的牧師」的運動展開了，成千上萬的人連續多晚到一樓禁食禱告：「救救上帝的工人，救救我們的牧師！」

接著大家變賣財產、獻出所有。這時金錢立刻湧入，不但可以付利息，還有五百萬美元可以把教堂和大樓完工。（見一零八至一一九頁）

這就是趙博士信心生活的模式之一。

照我所知，信心生活乃是人倚靠神的應許，神自己用祂奇妙的大能成就祂的工作。莫勒先生是最好的典型。像趙博士這樣的信心模式，還好他一貫會大哭大喊。他的教友並不是窮，才能付出這五百多萬美元，否則他的信心將和他的兩位高足，慘遭滅頂。

另一次：趙博士開出一張十二月卅一日付現的五萬美元支票。日子到了，無錢存入銀行。下午三時，他太太對他說：「你知不知道，下午四時最後一班機飛美國？這是你逃往美國的最後機會？」

他說，我不能逃避責任，我要面對一切。

銀行六時關門。

五時了，仍沒有錢，這時腦子裏動了一個念頭，去找銀行的頭頭，開張五萬美元的支票應付。

當他到銀行要見董事長時，秘書的辦公室已經擠滿了人。趙博士挺胸抬頭大刺刺地走進去，秘書問他要到那裏？他一語不發瞪著她，她又問：「你是誰？有沒有預先約好？」

他詭計一來，就答「我是從最高當局來的。」

秘書誤以為是總統派來的。因此帶他進入董事長室。他走進去，坐在沙發上。董事長問他有何見教？

趙博士云，我帶來一個驚人的計劃，要你幫一個大忙，只要你現在幫我一個小忙，給我開張五萬美元的支票，存入我的戶口；我就會在明年初，叫所有會友來這裏開一萬個新戶口。

董事長叫副總經理來，副總經理因為趙博士沒有抵押品，沒有契據，提出反對。董事長卻發生興趣，從自己的戶口，開出五萬美元存入趙博士的戶口裏。（見一二零，一二五頁）

這是趙博士信心生活模式之一。

趙博士這麼做，用廣東話叫「一味靠滾」，是否合乎上帝兒女生活的樣式？是否合乎聖經的信心生活，我想讀友們一定心中會了解。如果這是信心生活，那麼教會將會變成一個弄詭詐、搞手段的社團了。如果每個牧師學趙博士的樣子，它的後果如何、不言可喻。

評論的話

細讀本書，對於這位素昧平生的趙鏞基博士，他給我的印象，第一，從成就方面著眼，他算得是今日教中的英雄人物；第二，從信仰方面來說，他是一位問題人物。略述如次：

（一）今日教中的英雄人物

一位饑餐不繼，在貧民區開始工作（見一二九頁），經過二十年的努力，能夠擁有十萬會友，成為今日世界最大的教會。只聽這數字，從他的工作成就看，你不能不承認他是今日教中的英雄人物。

我認爲他的工作成就，從書中所看見的，有幾個因素：

第一、他是一位有口才、機智、幽默感的人

你看他到銀行找董事長時，一見秘書就擺著大刺刺的架子，說我是從最高當局派來的，以致她誤會是總統派來的特級人物；一見董事長就說我要幫你一個大忙，不過現在需要先幫我一個小忙。那種臨危不亂，懂得「車大炮」的藝術，實在不容易。

當他要進行建堂時，他懂得走內線，先找負責批准的副市長的母親，再找到副市長的太太，再找到副市長。

他在講亞伯拉罕與撒拉（見一九、三六頁），講到雅各與拉班，用十分誇張的口吻，引人入勝。他在述說每個故事時，都是有聲有色，淋漓盡致。你不能不佩服他的口才。

他說話帶著幽默感，許多地方他譏諷着自己，不掩飾自己的弱點和失敗，給人有一種坦白爽快，也給人有一種可以依靠的安全感。

當他多次按手不能叫病人痊癒時，那病人埋怨他偏心，他卻自嘲：「姊妹，我什麼都做過了。你瞧，我禱告、我哭泣、我跳、我喊。一個五旬節教會的牧師能做的事，我都做了，卻毫無動靜，我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七三頁）

第二，他工作有幹勁、負責任、肯犧牲

他從貧民區開始工作，就殷勤不懈。他爲著主日要講的信息，拜六上禱告山，有時終夜禱告。他爲著建堂，把自己的房子賣了，得了二萬美元，以身作則。他經常夜裏不斷有電話，要求他幫助；雖然十分疲倦，但他不肯拒絕，免得叫他們失望。

他述說他建堂的經歷，爲著五百萬美元的建築費，他受盡痛苦：「第二個月過去了，我每天禱告到深夜。我常常從床上滾下來，躲在角落裏去哭泣，哭得死去活來。我內人覺得我快發狂了。」（見一七頁）

第三，他說方言，又跳又哭又喊

五旬節派的牧師，說方言，帶給會友們極濃厚的靈異感，認爲他們真是「被聖靈充滿」的一羣，上帝與他們特別接近。加上他們祈禱時又叫又跳，又哭又喊，那種迫切的態度和動作，是會叫一般人深受感動的。這是五旬節派信徒熱心教會，慷慨奉獻金錢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他醫病，使人驚爲神奇

今天許多神醫佈道家，在世界擁有很多的羣衆。在美國，有的藉著聚會醫病，有的利用電視醫病，不但膾炙人口，簡直是震撼人心，叫很多很多信徒深信不疑。一個傳道人只用祈禱按手，叫病人得醫治，有的連祈禱按手都不用，只說一句話，就叫病得痊癒，怎不叫人驚爲神奇，死心塌地奉爲神明呢？

據趙博士自述，他開始時是乞求。後來發覺這是錯誤。他認爲「由於我們經常乞求，我們基督徒簡直成了全天候的乞丐。」（見二二頁）因此他發號令，他的醫病「我只單單站在眾人面前宣告：『你已治好了！站起來』我把這與眾不同的療法大聲喊出，得治療的成百上千。」（見二三頁）不用祈禱，不用按手，只要大聲叫喊，病人就成百上千得治療。這樣的一位趙博士，怎不被人看爲活神仙？怎不被捧爲當代的大先知，而獲得萬千人的信仰和跟從呢？更何況南韓還是一個開發中的國家，人民生活情況還是艱難，免費醫病無疑是人人歡迎的呢！

我認爲這是趙博士的教會增長得特別快速的主要原因。

第五，國家形勢，人民十分需要安全

韓國信徒的熱誠，夙爲世人所稱譽。自世界第二次大戰以後，加以韓戰，南韓人民懼於北韓的虎視眈眈，人心深感安全的需要，因此極其自然地有牢牢倚靠上帝的心，也因此教會普遍的出現增長倍速的現象。這種因素無疑地也助長了趙博士教會增長特別快速。至於所謂趙博士的教會有偷取別教會羊羣的情事，究竟是「偷取」，還是「自動來歸」，無論如何，我想所佔的百分比一定不會嚴重。

（二）從信仰立場看，是問題人物

趙博士在他的書中，十分強調「信心」，不過他的所謂「信心」，我在前文已經指出，趙博士的「信心生活模式」是嚴重地違反了「信靠神」的基本原則，而摻雜了很多人意、手段、不足爲訓。

在趙博士多次所提供的資料，我懷疑他所謂的信心不過是一種心理作用，或者即倪柝聲先生所云的「魂的潛勢力」的一種方式。

就如他引證某外科醫師的話：「人們應該不斷告訴自己：『我年輕！我力壯！無論我的實齡是多少，我做得了年輕人的工作。』這樣，那人的神經就會活躍起來。」（見五五頁）

就如他對一位遭遇車禍的會友，那位會友對他說：「我要死了」，趙博士答覆他說：「你這樣說，你就會死，我就無法幫助你。你必須改變你的想像與思想，改變你的異象與異夢，因爲支配空間物質世界的唯一方法，是經由你的想像，你的異象和異夢。你要想像有位青年，滿懷幸福和健康去上班，成功地做他的事業。你要想像晚上回來，到家時太太跑到門口迎接，共擁入內。這青年就是你自己。你要把這圖畫繪進你的腦海。」（見四三頁）

就如另一次他對一位母親說話，這母親有一個墜落的女兒。他說：「如果你想看她改變，就必須提出另一張心理藍圖。把這清楚的，栩栩如生的和生動的圖畫，每天牢記在腦海裏。」（見四六頁）

「你至少可以坐在椅子上作夢，這也會有能力產生。……首先，定個清楚的目標，然後畫張活潑生動的心理圖，心中火熱，在整個過程都不斷禱告。」（見五一頁）

這裏還不十分清楚，要自己描繪一個圖案、或者說，我年輕，我力壯。或者說：我不會死，我一定活。或者說，她多好，她多美麗。總之一句話，就是運用心理的能力，或者魂的潛勢力，來實現自己的夢。雖然也做禱告，但禱告在這裏不過是被利用來加強心理的力量而已。

就是趙博士自己也如此，他開始傳道時，據說他看見病得醫治的異象，但他不敢說話，直到他了解他必須向病人直接發命令，他仍躊躇著，怕說了沒有事情發生，被人笑話。因此他最初只從「頭痛」開始。「這裏有人要治頭痛」，頭痛居然好了，他的膽子漸漸大起來了，才開始開口治鼻竇炎、耳聾，以後居然能醫治一切病痛。又由於時間有限，他在主日崇拜時，只消閉上眼睛，用口說出來就行。因此以後才養成呼叫的習慣。」（見六零頁）這裏的「膽子漸漸大起來」（見五九頁）比較二五頁所謂我只有「大膽的恩賜」，看見趙博士十分明顯乃是一種心理作用的操練，或魂的力量的操練。

我們不否認信心需要操練才能熟練，但根據趙博士所說的，小心予以推敲，有跡象叫我們懷疑他並不是出於神。趙博士認為和尚叫癌病得醫治；創價學會能醫治許多疾病；他們所以能夠做，乃是利用第四度空間的力量，與邪靈合作。可是趙博士自己呢？我們讀四福音書以及使徒行傳，看見神把恩賜與權柄賜給祂僕人，祂僕人就有超然的能力醫病趕鬼，起死復生，並不是自己描繪個心理圖，自己漸漸大膽起來，以至於能行奇事神跡。

當然我們只根據這本書，就給予趙博士下批判，實嫌太驟，可是根據趙博士所寫下的，我們實有理由懷疑他醫病那個靈，與使徒們所領受的靈實有不同。

（一九八二年三月卒稿於夏威夷旅次）

（全書完）